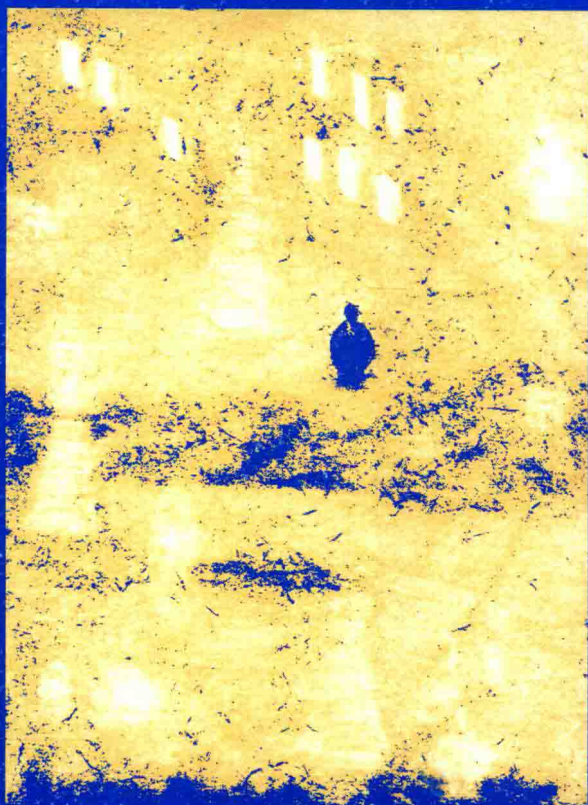


黃碧雲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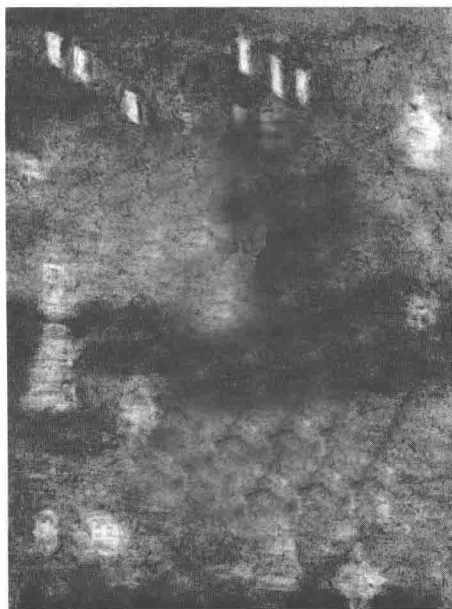
烈佬傳



有一天，
你會發覺你一無所有。

黃碧雲

烈佬傳



智慧田 103

黃碧雲◎著

烈佬傳

出版者：大田出版有限公司

台北市 104 中山北路二段 26 巷 2 號 2 樓

E-mail: titan3@ms2.hinet.net <http://www.titan3.com.tw>

編輯部專線：(02) 2369-6315 傳真：(02) 23691275

【如果您對本書或本出版公司有任何意見，歡迎來電】

行政院新聞局版台業字第 397 號

法律顧問：甘龍強律師

總編輯：莊培園

主編：蔡鳳儀

編輯：蔡曉玲

企劃統籌：李嘉琪

行銷統籌：蔡雅如

校對：蘇淑惠、黃碧雲、蔡鳳儀

視覺構成：好春設計、陳佩琦

承製：知已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電話：(04) 23581803

初版：二〇一二(民 101)十二月三十日 定價 250 元

總經銷：知已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郵政劃撥：15060393

(台北公司) 台北市 106 羅斯福路二段 95 號 4 樓 23

電話：(02) 23672044/23672047 傳真：(02) 23635741

(台中公司) 台中市 407 工業 30 路 1 號

電話：(04) 23595819 傳真：(04) 23595493

國際書碼：978-986-179-268-2 CIP：857.7/101021280

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

如有破損或裝訂錯誤，請寄回本公司更換

目錄

此處

那處

彼處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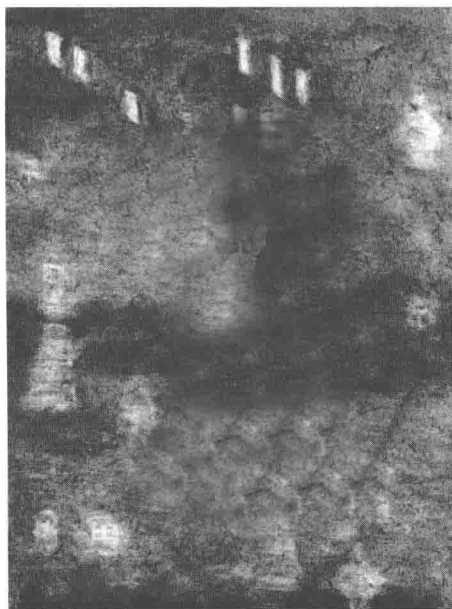
0
0
5

0
5
1

1
1
3

黃碧雲

烈佬傳



智慧田 103

黃碧雲◎著

烈佬傳

出版者：大田出版有限公司

台北市 104 中山北路二段 26 巷 2 號 2 樓

E-mail: titan3@ms22.hinet.net <http://www.titan3.com.tw>

編輯部專線：(02) 2369-6315 傳真：(02) 23691275

【如果您對本書或本出版公司有任何意見，歡迎來電】

行政院新聞局版台業字第 397 號

法律顧問：甘龍強律師

總編輯：莊培園

主編：蔡鳳儀

編輯：蔡曉玲

企劃統籌：李嘉琪

行銷統籌：蔡雅如

校對：蘇淑惠、黃碧雲、蔡鳳儀

視覺構成：好春設計・陳佩琦

承製：知己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電話：(04) 23581803

初版：二〇一二（民 101）十二月三十日 定價 250 元

總經銷：知己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郵政劃撥：15060393

（台北公司）台北市 106 羅斯福路二段 95 號 4 樓之 3

電話：(02) 23672044/23672047 傳真：(02) 23635741

（台中公司）台中市 407 工業 30 路 1 號

電話：(04) 23595819 傳真：(04) 23595493

國際書碼：978-986-179-268-2 CIP：857.7/101021280

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

如有破損或裝訂錯誤，請寄回本公司更換

此處



在車衣位我望著衣車有多久，我都不知。先生叫我，我立即推褲頭入去車，先生說，要見阿一。我說又開邊瓣，我又沒賭錢，火機個個都有，沒理由因個火機召我入房。

第一車衣期成班所員望著我。

入到房我就記得，明天要放我出冊。阿一還是那個大哨，頭髮白了不少，人好像縮小了，沒以前那麼惡死。

他見到我居然笑，說，有個職員來接你，你出去住宿舍。我說，住哪裡都一樣。大哨就說，周末難，你知道嗎，你不知道我提提你，你六十歲了。我說，這又怎樣。大哨說，你自己想，你要怎樣。

每次出冊都急不及待，這一次，我離開阿一間房，行得好慢。

監房四四方方，白裡帶灰，沒甚麼好看。

很少抬頭望天，叫我走，即我隨時可以看見天。

但天也沒有甚麼好看，藍藍灰灰。

我問先生，我人工有幾多錢，先生說，會幫你計。你出去住院舍，社工會幫你申請綜援，都不用甚麼錢。

阿牛死了，大佬死了。阿爸我沒送他終，阿妹沒聯絡。

* 為編輯說明
◎ 為作者說明

* 出冊；
出獄。

灣仔修頓那班兄弟，行正的行正，老的老，一身病，斷手斷腳，死的死一個少一個。後生的我都不認識。

在漆咸道公園如果沒識到阿生，沒和阿生去踩單車，我沒去到灣仔，我留在尖沙嘴，不知我會不會和阿爸一樣，做裁縫，上海師傅。

和我一起玩那個大衛仔，我識到阿生後，沒跟我們去踩單車，後來他阿爸送他去巴黎，學剪頭髮，後來在中環開了間飛髮舖，一定收得很貴，那些地方。他住在灣仔星街，有一次我在灣仔碰到他，他還認得我，叫我小難。阿爸來公園接我回家，大衛仔見過阿爸，聽到阿爸這樣叫我，他跟著叫。

我在柯士甸道漆咸道口那間言教小學讀書，留級再讀一年級，第三天上學，無法坐得定，便逃學，回到漆咸道公園玩。這時阿生從澳門偷走回香港，在公園和我打波子，他晚上在公園睡。

有一天阿爸給我和阿妹五毫子吃飯，我和阿生兩份，一個麵包兩個人吃，一支汽水兩個人飲，到下午三點幾便肚餓，賭波子我輸了給阿生，阿生說，我們去天星碼頭開車門，賺到錢，你還我。

有班小孩在開車門，開車門是要打的，我走過去將帶頭那個小孩推開，扭在地上，打了一陣，阿生在叫，走吧走吧，警察來了。其他的小孩聽到警察來了，都散走。

有個金髮鬼婆，見我們打交，很好人，每人給我們一元。

有二元，買個麵包兩毫，還有錢租單車，一元按金，五毫一個鐘，要留下證件，阿生偷走帶到兒童證，就放下給單車舖。我們在公園踩幾踩，阿生帶我坐渡海輪，過海一毫，兩個人推一架單車，坐樓下，好大風，海好藍。去到灣仔，阿生識路，他阿叔有個兄弟，在灣仔搵食，有條嘅叫阿牛，去酒吧搵到阿牛，阿牛說，不如跟我們搵食。那晚我便和阿生阿牛，在酒吧睡，沒有回家，回家阿爸都是睡，不知我有沒有回家，阿妹好乖，天天返學，聽阿爸話，放學便在房間做功課。單車也沒有還，以後有單車用，阿生兒童證掉在單車舖不要。我身上還穿著言教學校的校服，白衫藍褲，那年我十一歲。

在上海已經讀到二年級，來到香港，不會講廣東話，沒讀書。到學會廣東話才返學，讀一年級，但我不喜歡返學。

* 打交：
打架。

阿牛說，入得酒吧，要見大佬。跟大佬搵食，有班兄弟，有吃有住，有錢賺，有人一齊玩。阿牛說要收我三十六個六，給大佬的入門利是，我說和阿生兩份行不行，我們哪裡有錢。阿牛就給我和阿生各一個利是封，說，你們出糧要還，小姐會給你打賞的，一個月總共會有六七十元。原來可以賺那麼多錢，怪不得還有一個阿物，不知他哪裡玩的，都要入會。

酒吧黑漆漆，無日無夜，阿生說，你們打開門掃地。大佬今天下午會回來。

掃完地沒甚麼做，阿生教我玩啤牌，酒吧檯很高，我們坐在地上，拖一個紙皮箱玩，沒錢，玩火柴，每人分五十開始。

阿牛踢我們紙皮箱，說，大佬回來了。我卻見到兩個人走入來，不知哪一個是大佬。

原來兩個都不是。這時有個男人，頭髮長長，穿一件花恤衫，頸上戴一條粗金鍊，一個金牌，手上又戴另一條粗金鍊，戴著一個金絲太陽眼鏡走進來，酒吧黑漆漆，那個人眼鏡也不除。阿牛說，叫大佬，我和阿生便叫，大佬。那個人望一望我，說，做乜還著一套校服，阿牛你去和他買套恤衫西褲，買對皮鞋，就從褲袋掏出一個銀包，抽出一張紅底。阿牛問，

買一套還是兩套。大佬又抽多兩張紅底，指著阿生，說，也給他買一套，你不是說想買牛仔褲，大佬將錢給阿牛，說，你也買條新褲。阿牛說，多謝大佬，又拉我，說，你站在這裡粒聲不出做乜，我講乜你講乜，我便說，買一套還是買兩套，大佬便笑了起來，說，醒啲喇，講啲乜話，是不是上海仔。

在灣仔他們就叫我上海仔，我真名都沒人知。

後來還有一個大上海，見習騎師。

那場大戲，好恐怖，有個壇，有個壇主，著件白袍，頭縛紅結繩，似茅山師傅，幫死人打齋。

在酒吧做了幾個月，開門關門，有人打交，一地玻璃便掃地，日頭睡覺，睡到下午兩點，出去吃碗麵，回來拉個紙皮箱，開檔玩十三張，五點鐘酒吧便開門，小姐七八點才返工，有個灰嫂，看收銀機，她回來便叫我們做乜做乜，又洗廁所，又抹杯，總之不讓我們白坐，說你們收人工的，又後生。大佬不是天天回來，回來也沒有定時，有時下午，有時大佬回來我們已睡，酒吧關門，我們開張帆布床，推開高檯高凳，睡時已天光。

一天阿牛叫我，明天要穿大佬給錢買那套衣服，去飛個髮，叫師父要吹好，落髮蠟，阿生阿物都一樣。原來是要做大戲。

帶到我們去李節街，樓下士多，士多裡面好多人躺著，滿地針筒錫紙，果汁樽，穿過去可以上二樓，二樓空蕩蕩，有幾張摺椅，有個神位，紅色燈膽，有個關公，有香爐，點著香，供有生果，生果不知放多久，皺皮又褪色。壇上掛著對聯，寫著「有忠心方可入門 無義氣請勿拈香」，祭壇中間有個木斗，桌上有燈有紙，有個紅盤，裝著花生，有針，有木籤筒，籤筒裡有黃紙。阿牛問過我生辰八字，我說我怎知，他說不知便亂寫，反正有幾個字，戊子年八月五日，阿牛說會叫秋哥寫，黃紙寫有我的名，字，生辰，壇上還有單刀，筆墨，紅燭，荷包，剪刀，鏡，木拍板，念珠，有酒有糖，堆到滿一滿，壇後掛旗，還掛著藍燈籠，壇下縛著一隻雞，咯咯叫。

阿牛叫我們三個，穿白袍，著草鞋。

那個主持叫秋哥，瘦瘦小小，穿一件黑袍，阿牛說，他叫你做甚麼便做甚麼，沒事的。

那個秋哥，叫，傳新人，其實我們都在房間裡面，使乜傳，果然是做

* 士多：
商店。

戲。

還有一個，阿牛後來說是紅棍，叫灰哥，黑黑實實，頭髮長長，用刀背拍我三個背脊，點了香，燒了蠟燭，叫我們拜教主。這時秋哥開口唱詩，他唱一句，「義板橋頭過孟君，左銅右鐵不差分，朱家設下洪家過，不過此橋是外人」，我們唱一句。又叫我們發洪門三十六誓「自入洪門之後，爾之父母即我之父母，爾之兄弟姊妹即我之兄弟姊妹，爾妻我之嫂，爾子我之姪，如有違背，五雷誅滅」，「兄弟貨物，不得強買爭奪，如有恃強欺弱者，死在萬刀之下」，「立誓傳來有奸忠，四海兄弟一般同，忠心義氣公侯位，奸臣反骨刀下終」。最得人驚是大刀斬雞頭，公雞沒頭，身還在跳，血滴在酒杯，灰哥又燒黃紙，刺我們指頭，滴血入聖杯，一人喝一口，又腥又苦。

我頭暈身熱，幸好飲完血就做完。

大佬叫我們脫下白袍，說，以後大家是兄弟，你們不要成天在酒吧睡覺打啤牌，要出去賣嘢。原來賣那啲「嘢」，是白粉。

阿牛給我食煙，說有嘢，我就接過來食，不到幾分鐘就天旋地轉，想

嘔，我就走到廁所去嘔，又沒甚麼嘔出來。出來還是好暈，阿物說，第一次是這樣。

暈完好輕。好像自己是孫悟空，大鬧天宮，成個世界都在我腳下。

阿牛也沒騙我，當初沒甚麼癮，食又得，唔食又得，白粉都不用錢買，大佬有時會醒阿牛，有我就食，沒有就不食。

李節街那層樓，即我們上去做大戲那一層，樓下有間士多，有個豬頭婆在看檔，那個豬頭婆問大佬拿貨，貨在士多賣，賣一元一粒，那時一個巴士司機賺幾十元一個月。打完針會口渴，豬頭婆問士多，買白粉送果汁，士多裡面又有地方畀人烏眉，所以士多生意很好。豬頭婆還有個女，讀中學，放學穿著校服在士多幫手賣白粉。廚房在大坑，阿牛比我大幾年，有十五六歲，又長得高大，他去大坑廚房拖貨，拖到豬頭婆樓上，拆家打電話來訂貨。錢是秋哥收的，阿牛還小，大佬信不過他。

一拖拖十幾公斤，用個帆布袋袋著，坐電車，坐電車比較安全。

阿牛都不識死，後來我知，十幾公斤四仔，可以判二十年。

我就去李節街拿貨回來酒吧，有客就在酒吧賣嘢，酒吧的貨賣得貴，賣給鬼佬，一粒賣五元。

*畀：
給，被。

*烏眉：
打瞌睡。

◎帆布袋袋著：
廣東語法，第一個
袋是名詞，第二個
袋是動詞。